

平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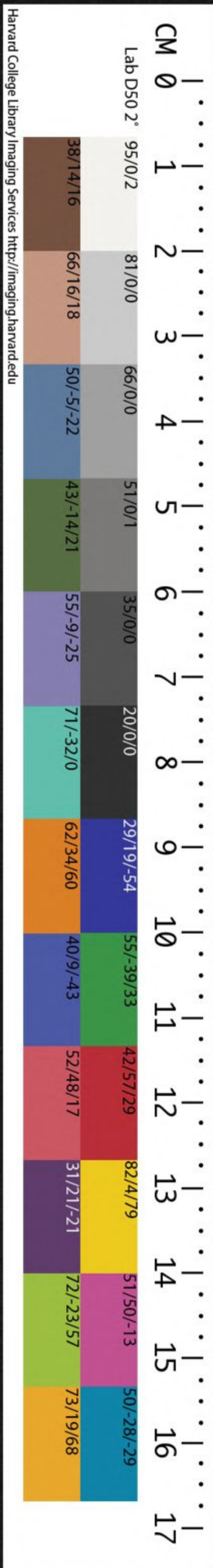
卷五十六之五十九



12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江統

子彰 序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
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
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
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

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徒戎論其辭曰夫
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
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
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
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
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
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
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
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

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
而猶四夷質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
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
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
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
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
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
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

宋陵虐刑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
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
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
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
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
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
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
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
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
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及遣
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
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
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
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
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
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
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
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
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
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
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
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

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
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
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
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
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
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
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暴

所害不廣是以克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
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
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
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
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
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
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
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
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
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

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
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
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
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
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
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
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
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
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

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未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

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疆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

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
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
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
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
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業
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
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
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
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
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末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
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
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
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
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
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
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
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
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
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

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

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

範令軌末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冑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篳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末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蟠豹胎酒池肉林諸

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桶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

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六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

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旣違典彝舊義且以拘孿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重後爲博

士尚書郎叅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
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
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
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
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
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
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
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
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
後二子彪惇

彪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叅軍復
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
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
爲諮議叅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彪討
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未
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
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卽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
彪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籍田彪並
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
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 十一
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斨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
斨子恒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恒弟夷尚書

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
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
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
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
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大尉掾康帝
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叅軍徵拜博
士著作郗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
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
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
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此後孫楚
傳缺

晉書卷五十六終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

介然皓志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
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
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
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
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
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
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
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
或勸南出犍犍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

姓所仰旣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
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
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
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
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初
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
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
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
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犍犍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

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
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
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
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
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
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
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
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
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郾城尚
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
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
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
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
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編素
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
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

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縻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關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含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

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

簡試自旦至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許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

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
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眾奮不
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
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
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
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
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揚玼駁曰前精募
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
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
乃從玼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

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
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
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
以隆無征討意御眾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
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
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
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羣不宜服戎於是徵隆
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
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
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

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硯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

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旣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

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
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
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
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
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
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譚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
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
爲亂郡吏呂興殺譚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

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
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
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
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
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
爲監軍薛珣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
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
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
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輶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昺等與之誓

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旣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旣降允求復讎璜不許昺密謀襲璜事覺收昺呵曰晉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昺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旣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晃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州晃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初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晉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臣以庭駕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長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

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授命以報

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秘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叅領州事叅尋卒叅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

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
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
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
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
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
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
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
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珣

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
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
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
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
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
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
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
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
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
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

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
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
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
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
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
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
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揚驕
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
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
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

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
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
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
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
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
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
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
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
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
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

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

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郗隆被齊王罔檄使起兵討趙主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罔所討進退有疑會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廣武將

軍與其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大興
初復與卓攻破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
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
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旣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
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
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
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
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
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
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餘黨李運揚武等自襄陽將二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
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
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
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
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
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
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
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
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
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
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
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吳邁吳少辟太宰掾
邁多才畧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
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眾還據魏興其後
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陽太守應詹
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
原傾覆征鎮未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眾經年
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
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脰出嶺嶠而揚
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
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
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硜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
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吳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
薪楛之任清規自遠輦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
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
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

威操履無違恩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
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畧多方作尉北地立
功西湘

晉書卷五十七終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周處

子玘

玘子勰

玘弟札

札兄子筵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
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
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
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

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
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
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
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
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
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
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
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
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葺年州府
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

登建鄴宮醜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
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
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
戎狄叛弒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
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
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
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
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
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
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

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

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劔曰此是吾效節投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

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
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
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
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
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
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續亦
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
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
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
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

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
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已不
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
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
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沈等聚
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趨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
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
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
陳徽出奔冰遂畧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

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驚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

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璦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璦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悞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璦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璦俱西璦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璦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朱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

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朞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

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奔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儻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儻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勰嗣

魏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
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魏因之欲起兵潛結吳
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魏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
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
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瑋有
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遯家聞而大驚乃告亂
於義興太守孔侃魏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
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奔
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魏爲札所責失
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
於臨淮太守魏弟彞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蒞少以豪右自處州郡
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囧參軍出補
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
璜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
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
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
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在將軍都
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
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

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
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
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太將軍從事中郎
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
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王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
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伴欲自託於充謀滅周
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
古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
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後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

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
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
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識當
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
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參軍卽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參
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遣軍會稽襲札
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軍散見殺
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
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
士卒莫爲之用及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

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廷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臬夷朝廷檄命旣下大事旣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

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况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

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
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
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
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
故宜申明耳卽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
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
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
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
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
後吕后王諸吕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
誅吕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
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
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諡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
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
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
廉不行

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
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
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
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

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卽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髡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中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千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慮

慮弟光

光子仲孫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

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暹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軋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洪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

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譟官軍

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
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
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
而弑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
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
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旣至復圍弘於廬
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
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
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
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
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
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
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
不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護
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
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
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
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
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

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
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
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
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
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
會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
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會等走固武當訪以功
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
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
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
蘇溫收會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擊曠等送於王敦又
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
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
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
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
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
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
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
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

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

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蠶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

殺之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丘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濶

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

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

爲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
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
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
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
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
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畧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
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
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
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子虢嗣

虢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
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虢固守涪城
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
而獲之虢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虢曰蒙國厚恩
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
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
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
堅因謂虢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虢攘袂厲聲曰戎狄集
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
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虢曰朕衆力何如虢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 十七
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之堅待
之彌厚虢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虢潛至
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虢
問其狀虢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
忘忠節况虢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
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
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
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
臣也虢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
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

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虢執
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
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虢喪并索
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卽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
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
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虢厲志貞亮無愧古烈
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
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
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

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誅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往過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卽君子背之卽小人周子隱以跖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

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僞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尅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筵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晉書卷五十八終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
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如然而玉帛會于塗
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
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賛其升平及
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十年之基

惟永逮王赧卽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
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
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
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
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
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
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
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羨吹壑土地封疆踰
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
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

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
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
可得而言魏武志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
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
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
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
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財而不任
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
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
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

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基乘輿幽繫更同
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
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
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
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太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
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
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
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
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
維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
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
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羨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
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
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
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收封祁陽伯轉鎮
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
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
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

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之咎
出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
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
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
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
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
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
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
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
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

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宮如故使訓導
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
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
節之國給追鋒車皁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
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
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
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
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
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秉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
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

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
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間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
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
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
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
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
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
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
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
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

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
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
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
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
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
爲肇所執而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
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
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
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
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
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羨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
軍將軍諡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
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
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社
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
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克斥遂

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
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
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
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
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
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
楷之子遵扶立宋受禪國除

羨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
也羨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
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

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又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美封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蘄春益之拜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寔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美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大尉明帝卽位以美宗室元老特爲之拜美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美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美

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美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美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美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美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三千并前萬戶爲征虜將軍與兄美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卽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

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旣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石

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

瑋命諸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
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
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肆瑋欲復奏黃門曰
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
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揚
駭之難實賴諸君尅平禍亂而二公渚圖不軌欲廢陛
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軌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
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
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

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
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
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
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
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
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
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
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
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
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

璽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獻歎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璿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彛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

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表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

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日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旣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

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罔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頴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芩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

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旣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芩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芩淺薄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葬便納聘禮會

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見於城西販馬百姓
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
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
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
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
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
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
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
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
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
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
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
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
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
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
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
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位大
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
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
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

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莠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旣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園

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鐘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顓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芩茂

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芻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堽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

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罔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頰進攻罔營罔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罔營執得罔以誑惑其衆令百宮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

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
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闈中斬孫弼以
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
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
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以誅秀其迎
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
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
及莠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
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莠等
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

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
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
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
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莠馥虔詔付廷尉獄考
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
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
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
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閻和孫
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
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輿東萊

王蕤謀殺罔又伏法

齊王罔

齊武閔王罔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罔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罔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罔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

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罔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罔罔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堦坂與罔交戰罔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罔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罔誅討賊黨旣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

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武輔魏故事罔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
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
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
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
旗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
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
先經罔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
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罔並不能用

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
出甲子旬卽收殺之罔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
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
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
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
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躡塵之慘
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
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
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義荷
大功不可義任大權不可義執大威不可義居未有行

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

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懼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頽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

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舍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罔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宮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徑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白

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徒以樹私黨僭立宮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愍恫擁停詔可葛煥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罔所行實懷激憤卽日翊軍校尉李舍乘駟密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罔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

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罔
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勳
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表
旣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
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
明二王今日聽信纔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
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中
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
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
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

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
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
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
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
武門罔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
又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
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
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
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闔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
屬皆夷三族幽其子准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

金墉暴罔尸於西門亭三日而莫敢收斂罔故掾屬荀
闔等表乞殯葬許之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
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
之時又謠曰着布袒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
以罔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
第封超爲縣王以繼罔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
册罔曰咨故大司馬齊王罔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
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
克成元勳大濟頽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
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倖

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
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
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
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
持節大鴻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
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
罔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諡及洛陽傾
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
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罔之祠歷散騎常侍元興
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

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
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
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罔輔政專恣方發憤步
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曰方聞聖明輔世夙
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
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
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
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
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
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
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
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
愚冒死陳誠罔舍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
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乂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
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
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

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
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
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
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
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
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
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
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
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
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冏傳檄以又爲內主冏遣其
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幘露乘馳赴宮
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
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又弱冏彊冀又爲
冏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
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潛
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將等襲又又並誅
之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
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
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
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

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
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
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
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
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
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
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卽
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
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
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
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
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復
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
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
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
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
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
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
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
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

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
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
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
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
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
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
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
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
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
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

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
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
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
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
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
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
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
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

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
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
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
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
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
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
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
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
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
死人尚或瑾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
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
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
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
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
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
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
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
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
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

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
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
百姓乃安及罔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
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
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
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
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
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
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

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
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
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
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爲儲副遂
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
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
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未
興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逮苞成輔及長沙故將
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
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

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
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
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珍二弟
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
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
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
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士自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
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
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
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

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
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
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
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
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旣廢河北思之
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
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
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
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
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

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晉中都王廓渡河
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大守馮
嵩執穎及晉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
虓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
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
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
不徵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
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
號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緘之時年二十
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

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
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
棺於古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
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
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
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壞之子也
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
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

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
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
踈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
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
遣信要顥顥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
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
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
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遠
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
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顥初不同而終能

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
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顥詭稱受密詔
伐冏因說利害顥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
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
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顥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
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顥陰謀具以告
乂乂乃誅含等顥聞含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
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
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
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

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
長安詔以顓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顓廢皇太子單立
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
穎顓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
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
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
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
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
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
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

顓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
成都王穎總統樓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
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
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
橋樓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
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
先遣說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之而方
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顓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
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
殺方又斬輔顓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

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顯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顯於南山顯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顯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顯至鄭顯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顯爲司徒乃就

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顯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 三十一
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
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
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
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
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
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
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
宰顥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
視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旣起兵楙懼乃
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

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
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
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
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
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
盛關中大懼顥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幸諸
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
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卽位
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
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

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
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
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
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
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
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
自牧乃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
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
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
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

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
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
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渾
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
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
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
渾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
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
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
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

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翰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巴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

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憚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湏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

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
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
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未嘉五年薨于項
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
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
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
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
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
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惲聞越之死
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

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
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畧賣於
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
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
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
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
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
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
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
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

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弈繼之
哀帝徙弈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
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土繼冲爲曾孫爲桓玄所害
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
觀曩冊逃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
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汝南以
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
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
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璫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

乃使元良邁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斲傾皇綱於
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爾揚纛窺九五之
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
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
僞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
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
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
之嘉謀高謝衮章未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
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
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

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
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
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
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鑿駕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
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
未立凌暴之釁以彰聲彼車徒固求出鎮旣而帝亡寡
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
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
有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
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宗廟隳支屬
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連
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適及嚴誅
偉哉武閔首創玄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
終靡慝功虧一篲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
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
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晉書卷五十九終

